

人祖的神格化:炎帝、祝融与日神崇拜

郭成磊^a, 邓林^b

(信阳师范学院 a.历史文化学院;b.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河南 信阳 464000)

摘要:在上古史传说中,炎帝初被奉祀为火神,后又升格为日神,其精“朱鸟”与日精踆鸟为同一物;祝融为炎帝之佐,从而亦有火神、日神的神格;“祝融”是对火正一职的尊称,而非一人之专名,重黎、吴回、陆终因相继担任火正而都有“祝融”之尊号。祝融是楚人的先祖,楚人奉祀祝融,自然也尊奉祝融所依从的炎帝,楚人以炎帝、祝融为日神,是英雄、祖先崇拜与太阳崇拜相结合的产物,是人神合一的日神崇拜。

关键词:炎帝;祝融;火神;日神

中图分类号:K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0964(2018)03-0078-06

太阳是人类赖以生存、繁衍的生命之源,在原始社会早期,由于万物有灵的原始思维观念的支配,日神崇拜成为人类早期宗教信仰的核心内容。据学者研究,中国古代太阳崇拜的演变依次经历了“民神异业”“民神杂糅”“绝地天通”三个阶段,其中“民神杂糅”阶段是对人神合一的太阳神的崇拜,部族祖先或首领与日神合二为一^[1]。本文主要考察在“民神杂糅”阶段,楚人以炎帝、祝融等英雄祖先为日神的太阳崇拜。

一、炎帝与金乌、烈火

炎帝与太阳的关系,《白虎通·五行篇》云:

炎帝者,太阳也。其神祝融,属续也。其精朱鸟,离为鸾故。

朱鸟为炎帝之精,《淮南子·天文训》高诱注作“朱雀”。离,系一种火鸟。《周易·旅卦》:“鸟焚其巢。”虞翻注:“离为鸟,为火。”《易经·说卦传》:“离为雉。”“离为火,为日。”《文选·思玄赋》:“前长离使拂羽兮。”李善注:“长离,朱鸟也。”可见,离与朱鸟名异而实同,为赤乌之属、炎帝之精^①。

离,《山海经》作“离朱”^②,《山海经·海外南经》云:“狄山,帝尧葬于阳,帝喾葬于阴。爰有熊、罴、文虎、雌、豹,离朱、视肉;吁咽、文王皆葬其所。”袁珂校注:“郭璞注云‘(离朱)木名也,见《庄子》。今图作赤乌。”郝懿行认为郭璞以离朱为木名的说法有误,疑

“赤乌”为南方神鸟焦明之属^{[2]296}。郝说近是,《山海经》是一部据图为文的书,既然郭璞所见《山海经》“今图作赤乌”,那么“离朱”应该就是赤乌。对此,袁珂先生论述:

离朱在熊、罴、文虎、雌、豹之间,自应是动物名。郭云木名,误也。此动物维何?窃以为即日中踆鸟(三足鸟)……离为火,为日,故神话中此原属于日,后又象征化为南方星宿之朱鸟,或又称为离朱。《山海经》所记古帝王墓所所有奇禽异物中,多有所谓离朱者。郭注云今图作赤乌者,盖是离朱之古图象也。是乃日中神禽即所谓踆鸟、阳鸟或金乌者……日鸟足三,足讹为头,故又或传有三头离珠(朱)。^{[3]247}

袁珂之说可谓不刊之论,传世文献习见“日中乌”的神话,如《淮南子·精神训》:“日中有踆乌。”《论衡·说日》:“日中有三足乌。”《初学记·鸟部》引《春秋元命苞》:“日中有三足乌者,阳精其僂呼也。”这些记载已被考古发掘出土的遗物所印证,如马王堆一号汉墓T形帛画局部(图1)、南阳唐河南关外针织厂汉画像石(图2)就发现有“日中乌”的形象。

此外,古书中还记有“金乌负日”的传说,《山海经·大荒东经》云:“汤谷上有扶木,一曰方至,一曰方出,皆载于乌。”有关传说在考古中也有反映,典型的如陕西华县(现渭南市华州区)泉护村仰韶文化遗址H165出土的彩陶残片上绘有鸟纹(图3),论者多

收稿日期:2018-03-01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18@ZH003);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5BZS035)

作者简介:郭成磊(1986—),男,湖北荆州人,博士,讲师,主要从事先秦史、楚文化研究;

邓林(1984—),女,河南信阳人,硕士,研究方向为区域文化史。

以为即“金乌负日”图^{[1][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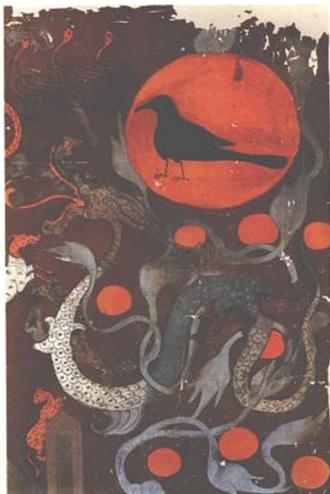


图1 马王堆帛画局部“日中乌”



图2 唐河南关外汉画像石“日中三足乌”

图3 华县泉护村 H165 彩陶残片“金乌负日”图



结合以上相关材料来看,“离朱”为日精跋乌的说法,当有所本。既然日精与炎帝之精为同一物,那么《白虎通》以炎帝为太阳,确也并非虚妄之言。

不过,就字面意义言,“炎”与火应更具关联性,戴家祥先生说:“《说文》‘炎,火光上也。从重火。’据汉字结构特点,凡独体字重复,均有加重本义的作用。如双木谓林、二水谓淼,炎当是火之烈也。”^{[6]2656}典籍所记亦是如此,《左传·昭公十七年》载邾子述说其祖少皞氏以鸟名官,谈及炎帝云:“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左传·哀公九年》记史墨的占辞云:“炎帝为火师,姜姓其后也。”炎帝为姜姓之祖,受天命而有火瑞,所以用火记事,并命名百官。可见,至晚在春秋时期,人们就已将炎帝与火关联起来。因而,炎帝被奉祀为火神。

另外,炎帝又有“烈山氏”或“厉山氏”的别称。《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自夏以上祀之。”《国语·鲁语上》:“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谷百蔬。”韦昭注:“烈山氏,炎帝之号也,起于烈山。”《礼记·祭法》:“厉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农,能殖百谷。”郑玄注:“厉山氏,炎帝也,起于厉山,或曰‘有烈山氏’。”皇甫谧《帝王世纪》也云:“炎帝……本起烈山,或称烈山氏。”^{[7]10}所谓“烈山”,本义指放火烧山以耕种。结合征引文献来看,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其一,“烈山氏”之名在

春秋时期就已见诸史料,其当为最早的神农;其二,炎帝别号“烈山氏”的说法在汉晋之际才真正流行。而炎帝与神农的关系,据学者研究,大致经历了共处、同尊、合并三个阶段,二者的合并肇始于春秋中期以后,完成于秦汉之际^{[8]758}。由此可知,炎帝即“烈山氏”之说虽然较晚出,但渊源有自,或亦可追溯至春秋时期。

如前所述,火在原始农业生产活动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与火及原始农业有着紧密联系的炎帝的地位自然也就被先民抬升,由火神而变成了日神。正如张正明先生所说:“所谓炎帝,实为上古的人民把自己的远祖作燧生火的伟大发明神化,也是对太阳的崇拜的产物。”^{[9]10}

二、祝融与炎帝

关于祝融,《国语·郑语》记述周太史伯为郑桓公论西周末年天下兴衰继替的局势,谈及楚国时云:

祝融亦能昭显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材者也,其后八姓,于周末有侯伯……融之兴者,其在半姓乎!半姓夔越,不足命也,蛮半蛮矣,唯荆实有昭德,若周衰,其必兴矣。姜、嬴、荆、半,实与诸姬代相干也。

荆即楚,荆半为楚之公族。《史记·郑世家》云:“昔祝融为高辛氏火正,其功大矣,而其于周末有兴者,楚其后也。”明确指出楚之公族是祝融的后裔。

又,《左传·僖公二十六年》载:

夔子不祀祝融与鬻熊,楚人让之,对曰:“我先王熊挚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窜于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秋,楚成得臣、斗宜申帅师灭夔,以夔子归。

此事《史记·楚世家》亦有记载:“灭夔,夔不祀祝融、鬻熊故也。”按“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左传·僖公十年》),“非是族也,不在祀典”(《国语·鲁语上》)的说法,祝融、鬻熊当是楚、夔之先祖。夔为楚之别封,夔子废弃祭祖之常祀,故楚灭之。鬻熊曾“子事文王”,是楚始封之君熊绎的曾祖^③,祝融则是鬻熊以上的楚先祖。考古材料方面,包山简、新蔡简均有将祝融与老童、鬻熊、昭王、惠王等楚先公先王一同祭祷的记录^④。因此,不论是传世典籍,还是出土文献,均可证明祝融为楚先祖之一。

至于祝融与炎帝的关系,张守节《史记正义》引张揖云:“祝融,南方炎帝之佐也。”《广雅·释诂》:“佐,助也。”在古史传说中祝融为炎帝的佐僚,从属于炎帝。楚帛书甲篇(即《四时》篇^⑤)也云:“炎帝乃命祝融以四神降奠三天。”楚帛书的年代在战国中晚期,说明至迟到战国中晚期,楚地就已流传着祝融听命于炎帝的神话传说。

然而,《山海经》又有祝融为炎帝后裔的记载。其《海内经》云:“炎帝之妻,赤水之子听訖生炎居,炎居生节并,节并生戏器,戏器生祝融。祝融降处于江水,生共工。”此外,《山海经·大荒西经》又有祝融为颛顼之裔的说法:“颛顼生老童,老童生祝融,祝融生太子长琴。”这前后抵牾之处或可归因于“传闻不同而各异其辞也”^{[3]453}。至于传闻所在,虽然文献阙如,但在古史传说中,祝融与炎帝,或者说两氏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应是不争的事实。楚人奉祀先祖祝融,自然也会尊奉祝融所依从的炎帝了。

那么,祝融与炎帝是怎样发生联系的呢?

其一,炎帝氏族发祥于今陕西境内渭水上游一带,后来一部分东迁,顺渭水东下,经黄河南岸向东^{[10]50、52}。其中偏南建国的许与“祝融八姓”中的昆吾有过联系。《左传·昭公十二年》载楚灵王对右尹子革云:“昔我皇祖伯父昆吾,旧许是宅。”姜姓之许在今河南中部许昌境内,昆吾是楚先祖季连之兄,也曾在那里居住。

其二,据《国语·周语下》记载,炎帝氏族中的四岳辅佐禹治水有功;又传说炎帝之女瑶姬曾助禹治水^⑥。总之,夏人与炎帝发生联系很可能与治水有关。《国语·周语上》云:

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禄信于聆隧。

融,即祝融;回禄,乃火神之名^⑦。徐元诰引吴

曾祺《国语韦解补正》:“回禄本名吴回,即祝融,故曰火神。”^{[11]29}南宋吴曾《能改斋漫录·事始》云:“祝融之后有吴回、陆终。回禄者,回、陆也,举二人而言耳。陆、禄音相近。”^{[12]12}二说虽有分歧,但回禄为祝融后裔却是不误的。又,《国语·郑语》云:“佐制物于前代者,昆吾为夏伯矣。”《墨子·非攻下》:“天命融隆火于夏之城间西北之隅。”一方面,祝融氏族中的昆吾曾襄助过夏朝,并担任夏伯;另一方面,及夏衰,又转而帮助商汤克伐夏桀。可见,夏之兴亡与祝融氏族有密切关系。夏人崇奉炎帝,祝融氏族因依附于夏,亦随之以炎帝为尊。对此,张正明先生说:

炎帝与祝融之间本无统系,然而,祝融部落集团依附于夏朝的时间一长,他们就从人间的主从关系推演出神界的主从关系,祝融就甘居炎帝之下了。^{[9]9}

张先生在《楚史》中再次进行申说:“族际的主从关系幻化为神际的主从关系,祝融就被当作是高阳即炎帝的臣僚了。”^{[13]3}该观点极具启发性,值得信从。不过,将高阳、炎帝互称,却不足信服。

三、祝融以火神兼日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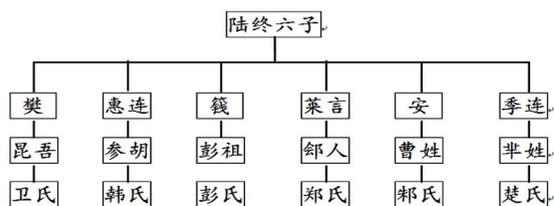
祝融既为炎帝之佐,当亦有火神、日神的神格。《左传·昭公二十九年》云:“有五行之官,是谓五官。实列受氏姓,封为上公,祀为贵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杜预注:“正,官长也。”火正,即火官之长^⑧。《淮南子·时则训》:“南方之极,自北户孙之外,贯颛顼之国,南至委火炎风之野,赤帝、祝融之所司者,万二千里。”高诱注:“祝融,颛顼之孙,老童之子吴回也。一名黎,为高辛氏火正,号为祝融,死为火神也。”可见,祝融本系人间的火官之长,死后才被奉祀为火神。

祝融为火神文献足征,其为日神亦有据可查。

其一,《尚书大传》《风俗通义》均有“火,太阳也”的说法,这说明至晚在汉代可能已产生火神可兼为日神的观念。

其二,古史传说中祝融为颛顼之裔,颛顼具太阳神的神格^{[14]17-20},祝融自然也是太阳神。

其三,《国语·郑语》记周太史伯答郑桓公曰:“夫黎为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敦大,天明地德,光照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祝融亦能昭显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材者也。”据此,童书业先生认为“盖祝融为火神,亦即日神也”^{[15]29}。王引之《国语述闻·国语下》云:“家大人曰……‘淳’字本作‘焯’,焯,明也,耀,光也,言能光明天明,厚大地德也。”^{[16]1258}能使天地光明,滋养五谷材木的不正是



《国语·郑语》有“祝融八姓”的记载，韦昭注：

五国(笔者按，即己姓)皆昆吾之后别封者，莒其后。董姓，己姓之别受氏为国者也……彭祖，大彭也。豕韦、诸稽，其后别封也……秃姓，彭祖之别……陆终第四子曰求言，为妘姓，封于邠，今新邠也。邠、路、偃阳其后别封也。陆终第五子曰安，为曹姓，封于邠……斟姓，曹姓之别……夔、越，蛮姓之别国……蛮半，谓叔熊在濮从蛮俗。^{[11]467-468}

夔，楚熊挚别居于夔；越，即越章，楚熊渠立其少子执疵为越章王；叔熊，即熊严第三子叔堪，《史记·楚世家》说：“叔堪亡，避难于濮。”可见，夔、越、蛮半皆为楚之别封。《史记索隐》引宋忠云：“参胡，国名，斟姓，无后。”是韦注“斟姓，曹姓之别”的说法不一定正确。参考韦昭、宋忠之注解，“祝融八姓”之间的关系可表示如下：



对比发现，“祝融八姓”与“陆终六子”若合一契，故张正明先生说：“这是并世共存的一个族系的两张名单。”^{[13]15}可见，“祝融八姓”之祝融实为陆终。

又，春秋中期青铜器邠公鈇钟(《集成》00102)铭文曰：

陆^𧈧之孙邠公鈇，作厥铎钟，用敬恤盟祀，祈年眉寿，用乐我嘉宾，及我正卿，扬君灵，君以万年。

对于“^𧈧”字，学者多有讨论。王国维先生《邠公钟跋》释作“螽”字，认为“陆螽即陆终”^{[24]486}。郭沫若先生《金文所无考》释为“融”字，认为“陆终即祝融……陆一书为祝，^𧈧一书为终，陆终、祝融遂判为二人也”^{[25]54-55}。闻一多先生《伏羲考》对王、郭二氏之说都表示赞同，认为“^𧈧”也可释“螽”，读作“融”，陆^𧈧即祝融^{[26]89}。李学勤先生说：

王氏说“陆^𧈧”即“陆终”，是对的，但他对“^𧈧”字的分析有缺点，因为“壙”字古音在东部，“螽”字在

冬部，是有差别的。王氏沿用王念孙父子的《说文谐声谱》，没有区别东、冬。实际上，“^𧈧”字应从“虫”省声，与“终”同属冬部。在帛书上读为“融”，是由于“融”也从“虫”省声之故。^[27]

显然，李先生主张“^𧈧”字在钟铭上读“终”，在帛书上读“融”。按：“^𧈧”从^𧈧声，^𧈧为壙之古文，读为庸^{[28]478}；“^𧈧”符是蟲(虫)的省变^{[29]243}，故“^𧈧”应释为螽。螽，既可借作“终”，也可借作“融”。总之，学者们虽有歧见，然从字形、声韵、文献等方面对“^𧈧”字所做的分析，进一步充实了陆终即祝融的说法。

“陆终六子”是否继为祝融，文献不足征。但《国语·郑语》《史记·楚世家》说“祝融八姓”“陆终六子”中的昆吾为夏伯，彭祖、豕韦为商伯，于周则未有侯伯，“其后中微”。则大致可推断“陆终六子”已不复典司火正之职，更失去了“祝融”的尊号^①。

五、结语

日神崇拜是早期宗教信仰的核心内容，在“民神杂糅”阶段，主要是对人神合一的日神的崇拜，祖先神往往具有日神的神格。上古史传说中，夏人因治水而崇奉炎帝，楚人的先民因曾依附于夏亦以炎帝为日神。祝融为炎帝之佐，重黎、吴回、陆终因相继担任火正一职而都有“祝融”的尊号，这些楚先祖虽都以火神兼为日神，但祖先神在某种程度上侵占着日神的地位，并逐渐与日神发生分化。《楚辞·九歌》以东君为日神，可视为这种分化的完成，对东君的崇拜主要表现在拜日的祭祀仪式上，东君虽具鲜明的人格化特征，但已找不到先祖的踪迹。

注释：

- ① 《后汉书·张衡列传》云：“前祝融使举麾兮，緌朱鸟以承旗。”李贤注：“朱鸟，凤也。”又，“前长离使拂羽兮”，李贤注：“长离，即凤也。”又，《后汉书·肃宗孝章帝纪》注引孙柔之《瑞应图》：“鸾鸟者，赤神之精，凤皇之佐。”李贤以朱鸟、长离为凤，以鸾鸟为凤皇之佐，异于《白虎通》的说法。
- ② 见于《山海经》中《海外南经》《海外北经》《海内西经》篇。
- ③ 司马迁在《史记·楚世家》中将穴熊、鬻熊误作二人，今据新蔡简、清华简《楚居》，二者实系一人。参看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中西书局2010年版，第183-184页；李学勤：《论清华简〈楚居〉中的古史传说》，《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1期。
- ④ 包山简217、237；新蔡简甲三35，甲三83，甲三188、197，甲三268，乙一24，零254、162，零288，零560、522、554等。
- ⑤ 指中间八行的一段文字。李学勤先生称中部八行一篇为

《四时》,十三行一篇为《天象》,四周的为《月忌》,参看李学勤著《楚帛书中的天象》《简帛佚籍与学术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7页。

- ⑥ 关于瑶姬助禹治水的传说,详见《太平广记》卷56《女仙一·云华夫人》引杜光庭《墉城集仙录》。瑶姬,《文选·高唐赋》李善注引《襄阳耆旧传》作“赤帝女曰姚姬”。
- ⑦ 参看《国语·周语上》韦昭注,《左传·昭公十八年》杜预注。
- ⑧ 火正的职责,张正明先生在《楚史》中概括为:观象授时、点火烧荒、守燎祭天。
- ⑨ 古籍中“羲和”约有三义:其一,指代太阳,《后汉书·崔骃列传》:“氛霓郁以横厉兮,羲和忽以潜晖。”李贤注:“羲和,日也。”其二,指日御,《离骚》:“吾令羲和弭节兮。”王逸注:“羲和,日御也。”《初学记》卷一、《太平御览》卷三引《淮南子·天文训》:“爰止羲和,爰息六螭,是谓悬车。”注曰:“日乘车,驾以六龙,羲和御之。”《广雅·释天》:“日御,谓之羲和。”其三,指日母。《山海经·大荒南经》:“东南海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浴日于甘渊。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
- ⑩ 周初鬻熊、熊绎担任的“火师”地位并不高,与火正祝融不可同日而语。

参考文献:

- [1] 王守功.考古所见中国古代的太阳崇拜[J].中原文物,2001(6):39-44.
- [2] 郝懿行.山海经笺疏[M].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16.
- [3] 袁珂.山海经校注[M].成都:巴蜀书社,1992.
- [4] 安立华.汉画像“金乌负日”图象探源[J].东南文化,1992(1):66-72.
- [5] 袁广阔.仰韶文化的一幅“金乌负日”图赏析[J].中原文物,2001(6):70-72.
- [6] 戴家祥.金文大字典[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5.
- [7] 徐宗元.帝王世纪辑存[M].北京:中华书局,1964.
- [8] 张正明.张正明学术文集[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7.

- [9] 张正明.楚文化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 [10]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 [11] 徐元诰.国语集解[M].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2.
- [12] 吴曾.能改斋漫录[M].北京:中华书局,1960.
- [13] 张正明.楚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 [14] 郭成磊.楚国神灵信仰与祭祀若干问题考论[D].西安:西北大学,2016.
- [15] 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 [16] 王引之.经义述闻[M].虞思微,马涛,徐炜君,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 [17] 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M].潘雨廷,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4.
- [18] 瞿昙悉达.开元占经[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
- [19] 杨宽.中国上古史导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 [20] 俞正燮.俞正燮全集(贰)[M].合肥:黄山书社,2005.
- [21] 章炳麟.虬书详注[M].徐复,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 [22] 方以智.通雅(影印本)[M].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1990.
- [23] 丁山.古代神话与民族[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 [24] 王国维.王国维全集(第14卷)[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
- [25] 郭沫若.金文丛考[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
- [26] 闻一多.神话研究[M].成都:巴蜀书社,2002.
- [27] 李学勤.谈祝融八姓[J].江汉论坛,1980(2):74-77.
- [28] 王辉.古文字通假字典[M].北京:中华书局,2008.
- [29] 曾宪通.再说“𤝵”符[C]//中国古文字研究会,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古文字研究(第25辑).北京:中华书局,2004.

The Deification of Human Ancestors: Yandi, Zhu Rong and the Worship for Sun God GUO Chenglei^a, DENG Lin^b

(a.School of Culture and History, b.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Civil Engineering,
Xinyang Normal University, Xinyang 464000, China)

Abstract: In the ancient legends, The Yandi was worshipped as a god of fire early, and was upgraded to Sun god later, his "Zhu niao" was the same thing as "Cun Wu"; Zhu Rong is the Secretary of Yan, so he also has the characters of fire and sun god; Zhu Rong is a title of fire rather than one's special name. Zhong Li, Wu Hui, Lu Zong all have the appellation of Zhu Rong because they are inherited the position of fire regularly. Zhu Rong was the ancestor of Chu, all of people offer sacrifices to him. Naturally, Yandi was venerated too. People considered Yandi, Zhu Rong as sun god, which is the product of combining the adoration of Hero, ancestor and sun.

Key words: Yandi; Zhu Rong; fire god, sun god

(责任编辑:裴宏江)